



## 有多温柔,就有多坚强

□匪我思存

编者按: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中国作协高度重视,中国作协主席铁凝、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分别致电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、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文坤斗,表达对湖北省作协及全省作家的关心,并通过他们向湖北和武汉市广大作家、文学工作者致以诚挚的慰问。1月31日,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向全国网络文学界发出公开信,号召大家携起手来,勠力同心,众志成城,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。为全面反映抗“疫”有我的同舟共济精神,本期网络文学专刊特邀武汉及湖北的几位网络文学作家,真实记录他们抗“疫”一线的见闻感受,传递正能量,决胜阻击战。

今天是武汉“封城”的第17天,这可能也是我生以来,感觉最漫长的17天。

倒不是因为闭门不出,对于一个网络作者而言,没人能跟我们比宅。忙于码字的时候,十天半月不出家门是常有的事。只是对身处武汉这座城市的人来说,这半个月发生太多太多事情了。我身边所有身处武汉的朋友,几乎都不记得今天是星期几,也想不起来到底哪是正月初几。

武汉是在腊月二十九、元月23号那天封城的。得知封城消息的那一瞬间,说不慌乱是假的,但马上就镇定下来,跟外地朋友调侃说自己正在见证历史时刻。现在回想,当时我有点盲目乐观,我当时觉得从专家意见看,医学观察都是隔离两周。如果全城的人都医学观察隔离两周,这事不就解决了吗。

当时我作为一个外行,一个普通市民,真的就是这么想的。

真正觉得形势严峻,是在武汉发出指令,除了禁止市内公共交通,更要禁止私家车通行的当天。我想如果已经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全力阻止人员流动,说明形势真的十分严峻了。前线正在奋力杀敌,我们这些不用上前线的人,就安安静静宅在后方,少占用社会资源,不添乱。

从武汉封城那天开始,四面八方的亲友几乎每天都要问候我一遍,你还好吗?家人还好吗?

一切都好,各自珍重,这是我每次回复的一句话。

其实从现在回望这17天,也是感慨万千。疫情的发展超出所有人的意料,几乎每个武汉人都因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。

我们小区曾经是很热闹的,尤其节假日,总能看到孩子们在广场上嬉戏,自从疫情发生以来,小区每天都安静得像无人居住。我的书桌临窗,窗外一整天只看到戴着口罩的保安,静静地独自巡逻。只有到了晚上,万家灯火亮起时,我才知道原来大家都在,只是安安静静,闭门不出。

这座城市现在努力停止一切非必要的人员流动,街道上空无一人,每个人都宅在家里。如果必须要出门,每个人都戴着口罩、帽子、手套,甚至护目镜。而且速战速决,绝不外面多停留,也绝对努力与任何人保持两米左右的距离。

现在武汉中心城区,大部分小区采取更严格的出入管理,基本都是规定每两天家里才能出去一个人,但更多人自律得一周都不出去一次。

我的一位朋友A,是正宗老武汉人,家里是个大家族,世代代居住在武汉。武汉封城之后,我看到她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,讲她家族里一些长辈的故事,讲她小时候怎么搭轮渡去给爷爷奶奶拜年,讲起她煮的那碗腊肉豆丝,以及豆丝里的磁耙是什么来历。字里行间都是家长里短的家常话,都是武汉所谓的“街坊情”,都是一个个过着寻常日子的武汉人。

更重要的是,A在民生保障部门工作,不管疫情如何发展,她和她的同事们都必须坚守一线。整个武汉绝大部分人都囤足食物闭门不出的时候,我看到她发朋友圈正在超市采购,原来是去替单位值班的同事买菜。有人值班,就有人要保障后勤,保障大家有饭吃。一环一环,最普通的岗位,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

A的同事们也参与了火神山的施工,奇迹般提前完成了相关工作部分,每次看到A的朋友圈,我都会被鼓舞,这个城市有千千万万的人,他们做着平凡而普通的工作,在疫情来袭,整个城市绝大部分人闭门不出的时候,他们还勇敢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保障供水、供电、天然气、环卫,还有市民必需的米粮蔬菜等等。

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,但又是伟大的。

朋友B,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。B本来是北方人,20年前来到武汉,凭着勤劳和智慧在这座城市扎下根,买房落户。后来B的女儿考上了武汉的医学类大学,也顺理成章留在武汉某大医院工作。

本来每年过年的时候,我们都要相互走动拜年,B在医院工作的女儿,眼睛大大睫毛长长,温柔善良,是个特别招人喜欢的姑娘。春节前疫情已经非常严峻,我问起来,B说,姑娘一直坚持在上班,作为她的妈妈,她只能尽可能地照顾女儿的生活起居,给她支持。

谁不知道危险呢?

谁不是家人的掌上明珠,父母怜惜的小儿女。只是危险面前,正是无数医护人员前赴后继,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,争分夺秒地救治病人。

每隔两三天,我都能看到乐观的B拍照片一发新做的菜,或者家中一角的花花草草,虽然女儿正战斗在目前最危险的地方,虽然她每天都要开车接送女儿上下班,将自己也暴露在风险中,但是她依然保持乐观、积极、光明、向上,不抱怨,不悲观,从容镇定。

有勇敢的女儿,就有勇敢的妈妈。

都是普通人,谁不怕呢,但是怕也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

我的同事C,她是因为工作需要,2019年11月底才从北京调到武汉来和我一起工作的。由于要较长时间在武汉工作、生活,当时她把整个家都搬了过来。

因为春运机票紧张,所以C提前半个月就买了元月22号的机票,也按时在那天离开武汉回老家过春节。其实她回老家的那天,我们都还没意识到形势有多么严峻,但她走后第二天武汉就封城了。

那时候她还在开玩笑,说自己下飞机的时候感觉太隆重了,因为是从武汉出发的航班,所以抵达的时候,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上飞机逐一检测体温,飞机下还有人摄像。

她到家后就主动自觉地开始自我隔离。

我们说起来都觉得万幸,她在武汉的那一个月,正好是项目最忙的时候,每天关门开会,哪儿也不去。也没有外出用餐一次,买菜都是生鲜外卖送到楼下,自己拎上去。在可能大家都不知情但最危险的时期,因为忙,因缘巧合误打误撞,同事C避开了一切危险场合,餐厅、超市、商场这种人流密集的地方,一次都没去过。

同事C目前状态一切安好,也过了14天的隔离期,但她是从武汉回家的,所以她家乡的各级相关部门都很关心她,每天都打电话确认她的情况。她自己也非常自觉,虽然已经超过隔离期,但目前仍旧还是居家隔离状态,不出家门。

在武汉恢复正常后,同事C还是会回到武汉继续工作,因为武汉是她的新家。

朋友D出生在武汉,在这座城市一直从小学念到中学,就直接出国留学,然后回国在北京工作数年,近几年为照顾家人又回到武汉。由于这样的人生经历,所以她既像所有武汉人那样热情周到,又有白领的能干精明,做决断很快。

这次疫情对她来说也是难忘的记忆,因为她的父亲刚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,所以元月份她经常在医院出入陪护。但她是花粉过敏的姑娘,所以几乎常年戴着口罩,尤其在医院,她出于谨慎一直戴着N95口罩。

在疫情暴发前D的父亲已经平安出院,现在她

们全家自我隔离了近一个月,也平安无事。

D是个把自己生活经营得很好的人,每次我比较焦虑的时候跟她聊天,就会觉得好很多。比如现在在武汉人民为了安全起见,很少出去买菜。每次都是出去买一堆,囤在家里慢慢吃,这样导致不易保存的绿叶蔬菜比较少。

D教我把西兰花焯水之后,放进冰箱冻起来,可以保存很久。其他绿叶蔬菜焯水之后,挤干水分,也可以这样冷冻保存。比如卷心菜比较好存放,但是天天吃容易吃腻,D又教我一招,可以把卷心菜切丝用盐焯烫,再切一点香肠,拌上面糊,做成卷心菜糊塌子,换个花样,就好吃得更多。

D还教会了我怎么在自己家里炸油条,谁都知道热干面配蛋酒是武汉人民的至爱,而油条配糊汤粉,其实是武汉人民至爱的另一套餐。现在糊汤粉是做不了了,但油条却能自制,而且根本不需要小苏打,揉面的时候加入一点温牛奶就可以炸出又香又蓬松的油条。

我跟D时时语音聊天,每天D都是乐观积极向上的。虽然非常时期,每家都是看着冰箱里的存货来安排一日三餐,但D总有各种小点子,让我们可以学着换换花样,吃得更好。

E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朋友,因为她是某三甲医院相关科室的医生,很早就上了一线。今年除夕的时候,E还在医院值班。大年初一下午我问候她的时候,她刚刚下班回家,非常疲倦。E所在的医院也在定点医院名单上,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发朋友圈,估计非常非常忙。在疫情暴发之后,她寥寥可数的几条朋友圈都是呼吁转发救援。

口罩不够,防护服不够,护目镜不够,病人爆满,医护人员不够……

非常难过,有好几天时间,一线医护人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,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。

我知道E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,平时不忙的时候也会像所有女孩一样发照片,发表情包,晒一晒今天吃了什么。她就是一个内心柔软甚至有点腼腆的女孩子。

但她冲上前线的时候,曾经有多柔软,现在就有多坚强。

A、B、C、D、E都是生活在武汉这座城市,最普通的人,也是1000多万武汉常住人口的缩影。她们有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老武汉人,也有刚刚来定居不久的新武汉人,有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,也有宅在后方,努力照顾自己和家人,不给前线添乱的普通人。

在疫情发生后,她们每一位都坚强乐观得令我刮目相看。我想这些朋友所处行业不一样,年龄不一样,社会角色也不一样,但他们在疫情面前,每个人都尽力地做好自己。留在武汉的人努力照顾自己和家人,不在武汉暂时回家乡的人,也非常自律地隔离,不给任何人添麻烦。

虽然疫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改变,但就是这些普通人,每个人都像这座城市一样,曾经有多柔软,现在就有多坚强。

加油!武汉!加油,所有人!

们都处在汉口的地界上,那个华南海鲜市场离我家4.3公里呢。

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开始跟我发微信、打电话,开口就是“你没事吧?”

我从那天起,天天在朋友圈和微博上打卡,让关心我的朋友们、我的读者们放心,“我还好,武汉还好。”

23号武汉封城,对于一家子都在体制内工作的我们来说,这并不是秘密。封了城能更好地控制疫情,这样挺好。甚至于,钟院士说,“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”时,我还略略地惭愧了一下,还在对朋友们说,“我们很好,武汉现在很好。对于我们来说,短暂的静止,不过是为了走更远的路。”

那天一路上,就看到一些拿着行李的路人,回家过年,是中国人千百年的老习惯,不管什么都不能阻挡他们回家的脚步。要封城了,大家都赶着回去可以理解。而我们这些人谁都没想过离开,这里就是我们的家,我们去哪?

24号大年三十,春晚的一个节目是没有彩排的诗朗诵,然后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工作者驰援武汉,我的心沉了下来。一向傻乐的我开始不安了,出了什么事?为什么只有武汉人不知道?

微博上铺天盖地的各种消息,那一夜,崩溃的武汉人不止我一个。但大年初一,跳起来,信心满满我们能赢的武汉人也不止我一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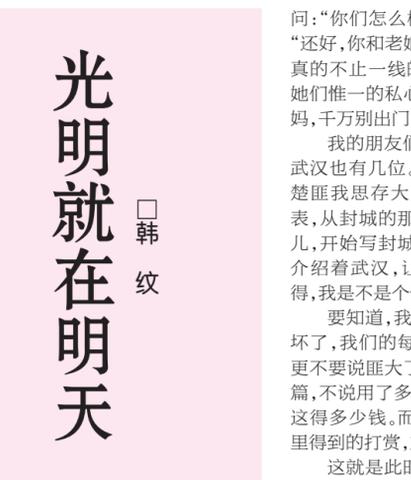
我在微博和朋友圈向朋友和读者们道歉:“我昨晚脆弱了,有那么一刻,我脆弱了。但现在,我回来了。我们武汉人,不信邪、不服输、不认怂,走到哪都跟小强一样,只要不死,老们都是好汉一条。”

从1月24日到今天,15天了!武汉900万市民都在安静地等待着。

当有一天,我同学Z爆发、痛骂时,我也回骂了。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淡定、从容。我变得敏感而刻薄,面对困局,我们开始觉得无能为力。看到无尽的嘲讽与指责时,我又一下子变得愤怒。

我说她帮不上忙时,就闭嘴。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嘴炮们打下来的。我知道她的痛苦,单亲妈妈,一家子老弱病残,她是惟一的顶梁柱。她倒了,她的家就完了。

可是现在身在武汉,谁家没有悲剧?谁又不是家里的顶梁柱?我80岁的老妈每天晚上7点,准时给两个姐姐打



□韩纹

电话,“你们下班了吗?你们吃了饭没?”

我刚说了,我一家子共产党员,一家子全在体制内。我两个姐姐在街道工作,一个在政务中心,一个是会计,我姐夫是交警,我在自来水公司物资管理中心。

我爸生前也在街道工作,我有记忆起,我们家都是大年三十晚上12点后吃饺子。老爹在时,他12点才会从单位回来,跟我们一起吃饺子,放过年的鞭炮。那一刻,才是我们家的跨年。

后来老爹去世了,姐姐们嫁了,我5年前才从一线上下来,之前的大年三十,我都不一定能在家里待着。所以我们的年夜饭从来就没在三十那天吃过。因为工作原因,大家过年前还要对时间,算算自己值班的时间,然后才能把剩余的时间用来分配。没有疫情,对我们来说,这个家里除了退休的老娘和读书的外甥,也没有闲着的人。

而疫情开始了,姐夫不用说了,早出晚归,惟一的防护就是一个薄薄的口罩;姐姐们都到社区值守!在社区里,她们没有防护用品,但她们却真实地直面着惶恐的居民,还有那无处不在的病菌。

我家大姐在朋友圈用手一笔一画地写着“社区干部不是万能的,请大家理解一下,他们也是拿命在拼。”二姐把家里的测温枪都拿到单位去了,在家族群里,她们每天除了报平安之外,重点是跟我和老妈说,“你们别出门。”

最近,她们的话都很少,都是我追

问:“你们怎么样,吱一声啊!”她们说:“还好,你和老娘别出门!”直面疫情的,真的不止一线的医护,还有我的家人。她们惟一的私心,也许就是嘱咐我和老妈,千万别出门。

我的朋友们大多都是网文作者,在武汉也有几位。苦情大师、后妈界的翘楚匪我思存大人,虐尽无数人心的代表,从封城的那天起,放下自己的正事儿,开始写封城日记。每天有滋有味地介绍着武汉,让我这个老武汉人都觉得,我是不是个假的武汉人。

要知道,我们这些网文作者都被惯坏了,我们的每一个字都是要算钱的。更不要说睡大了!每天洋洋洒洒的一大篇,不说用了多少时间,换成小说、剧本这得多少钱。而她除了写,还把公众号里得到的打赏,加10倍捐出来。

这就是此时此地,身在武汉的网络大神正在做的事。她立在这儿,让所有人看到,这里是武汉,这就是武汉人。我另一位朋友咪,她曾是网文作者,现在是专职的主妇,住在武昌。23号老公从仙桃的工作岗位回家过年,她问老公,“你怎么回来了,现在疫情这样,不正是用电的时候?”老公说她铁石心肠。

而这些天各家的存粮都在告罄时,她在朋友圈里分享怎么买菜、买药。她会每天请“饿了么”的快递小哥帮她买些菜、买些零食之类的。会付出甚至比物品本身贵得多的跑腿费。她会跟我们说,“小哥人可好了,把菜放门外,让我们别忙出去,等他离开。”

朋友们问,你为什么不一齐买齐?我就笑说,“咪做得特别好,我们还过得去,快递小哥也许手停,口就停了。”

咪后来告诉我们,她所在的家群骂她跑腿费太多了,这样是破坏了公平的原则。她没作声,因为也没什么可反驳的。

还有朋友小白,大年三十,她做了一桌子菜,发在了朋友群里。我说怎么不吃?她说老公在火神山工地,正等他回来。那天快11点了,她老公还没回来的。最后说说我的同事们吧!我刚说了,我是自来水公司的。武汉封城15天了,没停过一天水、一小时电、没断过一刻的天然气,还有电话、网络,全都好好的。

也许大家会觉得这不是应该的吗?这应该吗?在家里安静宅的众人,真的

觉得这是应该的吗?

今年,我值完初三、初四的班后,单位领导决定由男职工值班,女同志们别来了。我们一个70多人的小单位,从疫情开始,十几位采购员就没停歇过,哪里有抢修,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。不能停水,不能让老百姓恐慌。

火神山1400米水道的打通,连学习强国都夸这是一支武汉水务铁军。镜头看不到的地方,我们主任拖着糖尿病的身子跟采购员一起蹲守,缺什么,我们马上到;两位超过50岁的老师傅为了去郊区拿配件,一路上跟唐僧取经一样,过一村,打一怪,历时6小时,半夜把雷神山需要的配件送到工地工程人员的手上。

还有全集团现在用的口罩和消毒用品,都是全体采购员刷尽了人情卡才找来的。每天都有电话来,需要口罩,需要消毒药水。然后我去汇报,我们负责采购的副主任沉默了一下,说,“我去想办法。”那一刻,我差点流泪了!

全集团8000多职工,12家水厂,四班两倒,全马力运行。可武汉封城了,一线很多工人没车,住得远,怎么办?我的老同事发了一张截图,很多离开一线的老同事说,我还行,我可以回去顶班。我那天差点给他们打电话,我才调走5年,

我也能顶班。

这些同事们都有老、下有小,他们是父母,是子女,是丈夫、妻子。他们最终都站在了疫情的最前沿,从来就没后退过一步。

我朋友的孩子在大年三十后搬到厂里去住,创作了《逆光而行》这首歌,这是唱给所有的医护人员和他的父母的歌。“90后”的他写道:这是生我养我的城市,叫武汉,因为肺炎,出路被我们阻断。2003年非典我们早就历经苦难,盼着春暖花开端碗热干面加卤蛋。

封城15天了,我一直坚信,这场战役,我们武汉人一定能赢。让我坚定信心的,就是来源于我身边的这群人。

我每天都在朋友圈、微博里选一本我的藏书介绍给大家,把我想说的话放在书里。我们的武汉还在,我们武汉人也许开始有点气馁,有些焦虑了,但是他们还在坚守着。是所有像我身边的这些武汉人,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坚韧,才守住了这个城市的从容与自律。

那天我回答读者说,武汉是我的家,我的根,无论她变成什么样,我都爱她;至于说谣言,我们不去相信它们,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、我的同事们都没后退过一步,因为我看到了他们都在,那么我就相信光明就在明天!

